

白沙子全集

和6
1084
28止

廿八
止



門和6
1.084
282

人李承箕銘湛兩狀者諱矣詔特以天人章應
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
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著蓋如此

弘治庚申春三月望後門人張詡廷實撰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
公甫誕于新會惟育成於妣旌節林氏惟生於
考琮樂芸之旣卒樂芸生於渭川渭川生於東
源東源生於判鄉惟乃高祖惟夫子有生乃異



始讀孟子志於天民二十年舉於鄉二十有七年罷於禮闈從學於吳聘君聞伊洛之緒旣博記於羣籍三載罔攸得旣又習靜於春陽臺十載罔協於一乃喟然歎曰惟道何間於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

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茲以往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也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三
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
體認天理曰其茲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
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
曰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幾禪矣甘泉生曰
夫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
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
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
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
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

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
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
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
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爲之彰厥譽一
峯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執
摯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之薦其才
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
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病愈憂病相仍理難長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三
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
爲而力不逮乞歸養

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
或勸之著書不答夫不辭以嘗係仕藉也恭
君命也不行達可行也夙志也不答著述之精
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
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
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
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

知縣梁生景行翰林編修湛生若水庠生鄧生
德昌湯生雩太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
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折惟
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
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
葬皂帽峯下聞於憲長汪公鉉以聞於巡按謝
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爲助之金總鎮韓公
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
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

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
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
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夫自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
人哀之其誠之所爲乎銘曰混沌旣鑿源遠益
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下若更一門門
各爲戶競出異言渾渾濂溪有沿其源一爲聖
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焚焚天篤夫子握
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博淵

泉直指本體挽瀉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
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掾世可謂元勳念功考
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陳先生應

召錄

獻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
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

白沙先生集 附錄 三
闈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吳與弼講伊洛之
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
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爲真儒復出云
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
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

朝韶疏略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
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
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獻
章以母老及病未輒行英疏先有曰臣已令獻

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不行如英欺 上何不
得已強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
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
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以病在
床褥卽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
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
病發再告復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
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爲歲二十八日遂疏

爲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乞 勅吏部放臣暫

歸田里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疏上九月

聖旨陳獻章旣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

聖旨陳獻章旣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令景星具狀鴻臚寺

告俟筋力稍紓勉強赴

闕稱謝既又病不能興乃具疏令景星謝

恩而歸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章以聽

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錄曰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南陽閣老于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之萬安輩况媚嫉者乃鄉人耶余獨恨一峯修撰之謫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脫然勢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 召故獨諱之

也與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春日杜門端默
其中以明心爲務以明心爲務之說不知從何
得來又曰內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 上特
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
上疏謝恩卽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爲
非不知謝恩疏具陳

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
芳明矣疏曰臣雖至愚亦知啣負恩德圖報稱
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意
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污之康
齋先生之薦本自內閣大臣所以展盡大賢之
禮石齋先生之薦由於司撫外臣所以禮效不
及石齋徵時瓊臺丘公方爲海內所重而石齋
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
石齋爲公所沮後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
公媚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
極海旁諸郡淺之句吁石齋豈尤人者哉

古岡後學黃淳撰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廿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
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
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
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生物也人爲貴
其與人也心爲大其人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
之以知出之以信成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

送白沙陳先生敘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廿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
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
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
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生物也人爲貴
其與人也心爲大其人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
之以知出之以信成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

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行爲伊呂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見其大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爲天子天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禹爲堯舜爲禹豈其爲富貴哉爲其大而已矣走而爲大者麟飛而爲大者鳳介而爲大者龜鱗而爲大者龍

人而爲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爲大者以人而不爲焉不亦禽獸之耻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爲大也先立乎其大者然後小者不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爲大也可大者獨先生哉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爲四韻詩以別謂余言余顧謂諸君自立其大者余何言

成化五年己丑夏五月廿又四日永豐羅倫書
贈詩

建安周源

人物明時第一人欲將斯道覺斯民才追班馬
文章古學究關閩道德新虞網豈能籠綵鳳魯
郊終見獲麒麟孤舟日金陵陵去回首春風入
夢頻

禹穴涂志文

洙泗汪洋詎有限汾分濂洛與關閩萃七江面

嶺南去濯盡人間多少塵

湖南謝文祥

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肩頭負擔
重千鈞萬古顏曾與長揖先生豈是不憂君先
生豈是忘民急先生豈是薄公卿先生豈是耽
蓑笠大行此道便鋪張窮來此道還收拾先生
明日辭金陵我懷跼覺殷憂增白雲大袖弄溪
水吁嗟堯舜誰與爲

仁和項麒

秋水青瞳靜青天白帽高吾儒有矜式斯世孰
甄陶跡混山林槁心親湖海豪乾坤好風月吟
弄樂陶陶

姑蘇沈鍾

名字流傳宇宙間
鯁生何幸此躋攀
光陰半石隨流水
崕嶺之中見泰山
閱世雙瞳如許大
括囊萬里又空還
斯人未得霑恩澤
著作功成定不刊

括蒼潘琴

潮生晚風急孤舟去何之
誰知三載間乃有三
別離平生曠達懷不以去國悲
辟彼縱壑鱗萬里焉能縻
所嗟參與商未有重見期
深林翳長林不肯炫所奇
幽花出灌莽恐受衆目疑
君應慎所履慰我長相思

華亭郁雲

旅館驚相見同爲上國賓
問年皆老大惜別又
逡巡湖海雙蓬鬢
乾坤一偉人
掉頭留不住歸
臥碧山春

蘭溪章懋

洙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淵源遂
湮汶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漂淪二百年末
流靡終極明經取青紫滔滔不知溺誰哉障汪
瀾爲我存一脉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棲
四十春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琴
寤寐千載人今古如一日興喪天豈知棄捐吾
自失負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斃安得辭世紛雲
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問先天易

江東龍瑄

獻納違初願行藏任此身欲論天下事誰是眼
中人歲月歸時晚江山到處春相逢烟水外尊
酒話垂綸

宜興沈暉

獻策未得志拂衣歸海東大材偏不偶吾道豈
終窮著述誰來裔衣冠復古風天長羽翼短安
得附冥鴻

干越姚璟

多君志道德英邁允超羣元氣時應會光風世
更聞隴梅開夜月溪水漲秋雲昨幸韓荆識東
歸惜袂分

莆田黃仲昭

考亭遺蹟久荆榛風度真堪繼後塵千載武夷
人仰止羅浮從此共嶙峋
天涯兩度挹春風甕裏醯雞待發蒙明日又從
江上別離心一片逐冥鴻

江浦莊景

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
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
斗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溟海濶蒼生何處問
乘桴

題貞節堂 四首

茶陵李東陽

門綽揆過高樓節婦名題在上頭綽擗如山
屹不動門前江水自東流

面面青山遶白沙蕭蕭白髮映烏紗欲知內翰

先生宅元是南州節婦家

嶺南風景值千金楚客詞成萬里心莫作楚詞
謔此曲阿婆元解嶺南音

大忠祠下非無路貞節門中更有人莫道人心
不如古須將節婦比忠臣

壽石翁陳先生六十一詩序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
在門下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爲先生壽時
先生之鄉閭諸君亦相率爲詩歌俾予冠以文
爲先生壽承箕曰前申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
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太夫人不以其疎遠而拒
我也諸孫肅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
面立階下輕清紆徐抑抑揚揚歌古之詩以侑
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

人在高堂康健和悅氣靜而志閑子孫皆恂恂
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祿天下之人異之
今翕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
然隨問而答初不强括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
則閉門高臥人不能以勢相誘孔子曰不知老
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今孟冬廿有一日
先生初度晨諸君誦予文予歌諸君詩諸君又
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而退將無煩先生顧
客使箕他年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曲千

首所謂鵲南飛者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
醉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得隨杖屨飄
然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
我也諸君於是再拜先生言曰承箕之言蓋以
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之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峕

弘治元年十月庚戌學生嘉魚李承箕拜書

...

入事之至耶而計天意之必然而不可必乎
其少者其然景再拜於坐言曰承其之言益
然豈世間立而樂夫天命無余全意豈謂
細而味其味與志於坐余于之味其味
首代贈謝南溪香良豈謂其味而謝謝而細

遊江門記

高明區大倫著

予憶今東明歲在甲午正月甲辰夜夢先生角
巾玄服儼如而予侍坐先生呼童子進筆楮書
所為詩見贈予受而讀之至咫尺溪光谷口分
谷聲傳語隔溪聞覺胷中洞如因復先生曰自
孔孟以來談道者無如二語透徹此與一貫之
旨何異先生領之既覺而憮然竊歎先生啓予
者至矣然求二語所為合於一貫而茫然也今
去甲午十九年矣予又何能無慨然詳攷先生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之學以自然爲宗以無欲爲至而其要在致虛
虛者無欲之謂也致虛之功必有事焉勿忘而
勿助故稱自然也三言若一而致虛要焉竊嘗
繹之人心之虛原於太虛儒者曰太虛之中無
物不有而無一物足爲太虛之障礙此可以狀
虛矣然而未盡虛之旨也今夫日月之運行寒
暑之往來川嶽之流峙衆庶之憑生以及草木
鳥獸昆蟲之爲暢爲遂爲繁爲孳凡若此者目
得而觀耳可得而聞皆實也而所以爲是運

行也往來也流峙也憑生也暢遂而繁孳也目
不可得觀也耳不可得聞也果孰爲之豈非虛
者爲之本乎人心之虛其猶此矣是故心之動
也萬感萬應可觀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
從出者不可以觀聞及也則虛而已雖然人心
之虛與生俱來而必有待於致何也蓋虛者一
物不留之稱形生神發欲動而物誘焉物誘於
中而虛者實矣故致虛者所以養其心體勿使
邪動之欲得以干之而常爲萬感萬應之本也

白沙子金集 附錄 四
此先生之虛所爲出於無欲也雖然虛者觀聞
所不及無思也無爲也今日致虛得無有安排
作爲之煩乎此性體也昔者孔門嘗言性矣曰
未發之中而其功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大易
嘗言性矣曰成性存存蓋性不可致思存焉而
已存而又存初無斷續之可言亦無勉強之可
執故戒慎恐懼亦非有所甚煩於人力也卽自
性之存存云耳夫性體非虛乎先生常言勿忘
勿助卽存存之旨卽其致之之功也亦奚有安

辨作爲之煩乎此先生之致虛所爲歸於自然
也故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在易謂之成性在
先生謂之虛一也未發之言戒懼成性之言存
存虛之言致亦一也明於存存可以識戒懼矣
明於戒懼可以識致虛矣先生之學之所從來
與其所究竟皆可得而論矣故先生之言曰夫
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
又曰夫動已形者也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
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

非以爲害也其言不旣昭然矣乎或者未達藏而後發之語竊疑其近於禪蓋亦觀於化工乎造化之盛德在春而其藏之也必在於收斂剝落之候冬之藏蓄不固則春之發育不長易言天曰顯諸仁藏諸用言聖曰藏物曰藏往藏者化育之全功神智之妙用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何疑於先生之藏或者見二氏嘗言虛矣以爲先生之虛無以異於是者蓋不知道家之虛主於養生佛氏之虛歸於幻滅其視一切

應感與夫天地萬物了不相屬此心虛體已隔闕而不通偏枯而不貫比於醫家謂之不仁先生直還其本然之虛而無以害之一物不留故能物物萬感萬應於是乎出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櫻此其於二氏蓋不待觀其末流而用意之初已有毫釐千里之判矣而可疑於先生之虛或者怪其出語間用釋氏則所謂尼父徵言於老聃孟氏借證於陽貨近儒蓋嘗辨之

白沙子全集 附錄
而先生之詩亦曰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閒
拈曲江句勝讀法華經又曰禪家語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
之精也諸如此類未易殫述先生之於釋氏蓋
漠然外之亦未嘗訟言排之其意常在於歸斯
受之而已者愈足以見先生之大矣又按先生
自少志於聖人之學年二十七從吳聘君遊未
有入比歸白沙苦心力索者又十餘年既乃舍
繁就約惟事靜坐久之然後見此心之體隱然

呈露其應用也若馬之御銜勒若水之有源委
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原先生之
始學由靜虛而入究先生之歸宿以致虛而成
蓋先生之虛卽通書之靜虛易之虛受天載之
無聲無臭其近接濂溪直溯孔門而上達天德
蓋勿疑矣嘗慨孔孟既遠正學日晦千數百年
世之學者往往畢其一生精力從事於訓故箋
疏之間便謂盡學之能事識者譏其執器滯言
迷失本真支離之可病也卽宋之大儒猶或不

免自先生有作惟在靜中嘿求心體而致養其
在我者去耳目全虛圓一洗訓故箋疏之習盡
祛俗學支離之病若掃氛翳而開天光出綿綿
之長夜而曜以暘谷之白日也始而聞者或信
或駭既觀先生日履天性孝友操行純密澡德
粹清踐彝常之極而藩宇高曠遊性命之表而
矩矱森嚴於是天下信而宗之自達觀顯夫以
逮詩書之彥巖谷之逸莫不景從輜軒過者必
式問而造稱爲今之孟子云其後陽明先生繼

起聞其風而悅之揭良知之旨俾人人各得其
本心學者耳目爲之一新邈厥本源先生倡興
之力爲獨盛焉蓋 明興百年棟道之儒鬱而
未光聚徒講學紹繹聖真實先生倡之陽明繼
之於是人心學術一變而之道孔孟宗統燦然
大明於世先生道承先聖功啓來學於是爲大
矣余嘗反覆二先生之學先生致虛立本合於
未發之中其教人也訓迪惟顧其材質啓發必
因乎憤悱其不能者不强也與孔孟語上語下

引而不發之旨實相符焉嘗示門人曰守身當以藩籬先又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先生立教其約之於禮有如此故服從其教者高者閑於軌式下者不得借其說以便已而欺世而無有乎放情敗俗之患凡我同志幸相與究竟先生之學大而大之以續聖真而翼世教無若不肖空負此志三十餘年悠悠無成徒負後時之歎也

先生學在主靜致虛以完吾真自得者吾而真自得者完即天地萬物一齊樞紐千古一貫真傳其在茲乎記中獨發明之非深造者不能也謹略按其說附之集末以俟後之學先生者云黃淳識

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先生立教其約之於禮有
 如此故服從其教者高者聞於軌式下者不得
 借其端以便已而欺世而無有乎放情敗俗之
 弊之學漢武崇儒黃武滿之學光而大之
 哉皆不識世變初遊其術者其本以楚
 一貫真輒其去茲乎臨中斷發四之非然
 真自幹宗唱天賦萬心一齊斷斷乎所

讀白沙先生全集

白沙先生之學從精一之功而來者
 也書曰惟精惟一言精則純純則不
 雜不雜則心便一伏讀先生詩文無
 慮數萬言其曰得此橛柄入手更有
 何事此者指此理言之得者從自己
 得之此理實得於心無卜夾雜精矣
 只一個理在此應只采而輯者則一

只一國與茲世新
爵之此野實於心無少欠
何事此若此世之言
意幾萬言其曰爵此辭
不難傾心與一
出壽曰對辭對一言辭
白少夫主之學於辭一
蕭白少夫主全集

書白沙先生全集後序

公甫陳先生生於新會白沙里數十年來嶺南士風一變者先生啓之也
凡今天下莫不知有白沙先生得其
片紙隻字訝以為榮嗚呼先生豈但
風一方而已哉寔足風天下風後世
也其文烏得而不傳哉僑懼其久而
散失館其門人容貫采而輯之遂授

白沙子全集 卷之八
梓而傳焉噫先生豈待文而傳哉文
之傳非先生之意也僑之責也不然
天下後世將訾僑以不知道不知先
生徒知是邑一俗吏焉耳已矣是故
傳之

弘治乙丑春三月朔後學吉水羅僑
謹書

重刻白沙陳先生全集後序

儒者心術之顯著於辭章猶五味之
滲入於飲食也卽片辭隻字罔不可
探其心者觀白沙陳先生全集先生
心術之光大具見矣然儒先有疑其
近禪者喬嘗與三洲李先生論之三
洲曰儒禪之辨惟達天德者能知之
否則徒窺語也予謂遺集固在猶之

自漢子全集 卷序 二
卽飲食可以知味也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是故亦惟易牙而後知
之也此不待評矣惟是集也吉水羅
公僑令新會嘗刻之矣今侍御內江
肅先生世延又重刻之者豈徒爲先
生文集計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者異俗此地山海崇錯人多熙熙
而來攘攘以往而罔攸屬厭是故雖

有奇士不能救民俗之昏靡若公甫
先生爲養母而辭美官雖

朝命致之而不起爲學道而甘貧窶雖
鎮巡藩臬好義賢大夫欲爲之卜築
謀生而終不强就此其人物豈非脫
然嶺海風氣之外巋然如靈光獨立
者哉侍御省方觀風知風之自慨然
指白沙而歎曰此古之賢人也不可

立赤幟樹之風聲以爲民望乎是故
不惟新其祠而且新其集焉庶幾崇
死可以勸生敬上足以動下風行草
偃懦立而頑廉矣此昔人千金買駿
馬遺意非徒爲先生也而先生之風
長矣雖然位內閣不事家產以清白
遺其子孫不有順德梁文康公乎位
尚書不愛一文而威名振於華夏不

有南海霍文敏公乎亦有遺文關係
世教者矣安知聞友山侍御之風者
不將藉以風天下哉併書以俟諸後
嘉靖辛亥孟冬朔

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
左叅政前三奉

勅督理福建屯田水利廣東河南糧儲
兵備承嘉項喬頓首拜書

在其中何事之有

二夫更

無欄柄欲日用間種種所酬心理湊
泊艱哉此學不傳久矣禪學者空諸
有以求之俗學者靠書冊以尋之皆
是襲取毫釐千里乃若先生之學大
都具是書矣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
是一片除却精一之外更無別法按
先生從吳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靜坐

